



秦朔谈 2022 年中国经济： 信心、信任与信仰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回首 2021

2021 年即将过去,这是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中国经济走的并不容易。这似乎也预示了,在“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的大背景下,那种轻轻松松就过关斩将高歌猛进的好时光很难再现。



在各家媒体对 2021 年的总结中,我觉得第一财经杂志编辑部选择的年度关键词——Hard,最为精当。编辑部认为,Hard 有三重含义,即监管之强硬,日常生活之不易,硬科技之蓬勃。

我看到 Hard 时，眼前立即出现的是很多活生生的场景。

比如，河北货车司机金德强因卫星定位系统掉线，被“治超站”扣车说要罚款 2000 元，他听后喝农药自杀身亡。

夏天，家乡河南突发洪灾，几百乡亲失去生命，太多商户失去财富，郑州有个做布鞋批发的商户，在仓库存了 12 万双布鞋，全被洪水浸泡，发霉、歪曲、开胶。他买了失火险，但没有买洪水险。

我也从视频中看到疫情管控下的哈尔滨，餐厅空无一人，经营餐厅的一对夫妻相拥着抱头痛哭。

还有不少行业的饭碗，一下子就不见了。

前几天又听说某大城市的公务员明年要降薪，估计一年要降四五万元。我能体会政府过紧日子的决心，但觉得，迈向共同富裕，尽可能还是不要从降薪开始。

这样的时刻，悲观和怨气很容易生长，且很容易制造“假想敌”。事实上，很多问题是周期性、外部性、结构性、素质性等诸多因素缠绕所致，要正视，但完全不必自我否定。

这一年我参加了一些论坛，在几乎所有发言中，我首先强调的都是中国的国运大周期没有变。我经常举例，1978 年中国的 GDP 是美国的 6.5% 左右，2001 年是差不多 1/7，2008 年是差不多 1/3，现在是差不多 3/4。走的已经够快。2000 年我由广州市政府公派到美国做访问学者，那时私下

里美元换人民币是 1: 9, 现在不到 6.4, 人民币升值了 40%多。

今天美国的人均 GDP 是中国的 6 倍左右, 用购买力平价也是 4 倍左右, 比我们富很多, 但美国社会的分化与撕裂之严重, 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各有各的难。相比起来, 真的不觉得中国更难, 不觉得中国的难是难以克服的难。

以上说的是过去, 着眼未来, 十四五到十六五, 有三个五年, 到 2035 年的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十七五到十九五, 还有三个五年, 到建国百年的目标是成为现代化强国。方向是清楚的, 现代化的内涵是清楚的, 大的路径和原则也写的明明白白, 不需要担心迷失方向走错路的问题。

过去这一年, 我写过和卡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相关的文章, 去了陕西商洛、安徽临泉、浙江松阳的农村调研, 采访过美团的外卖小哥、拼多多的电商创业者、上海龙华医院的护工。如果要我给 Hard 一个定义, 在第一财经杂志的三条之外, 我会加一条, 就是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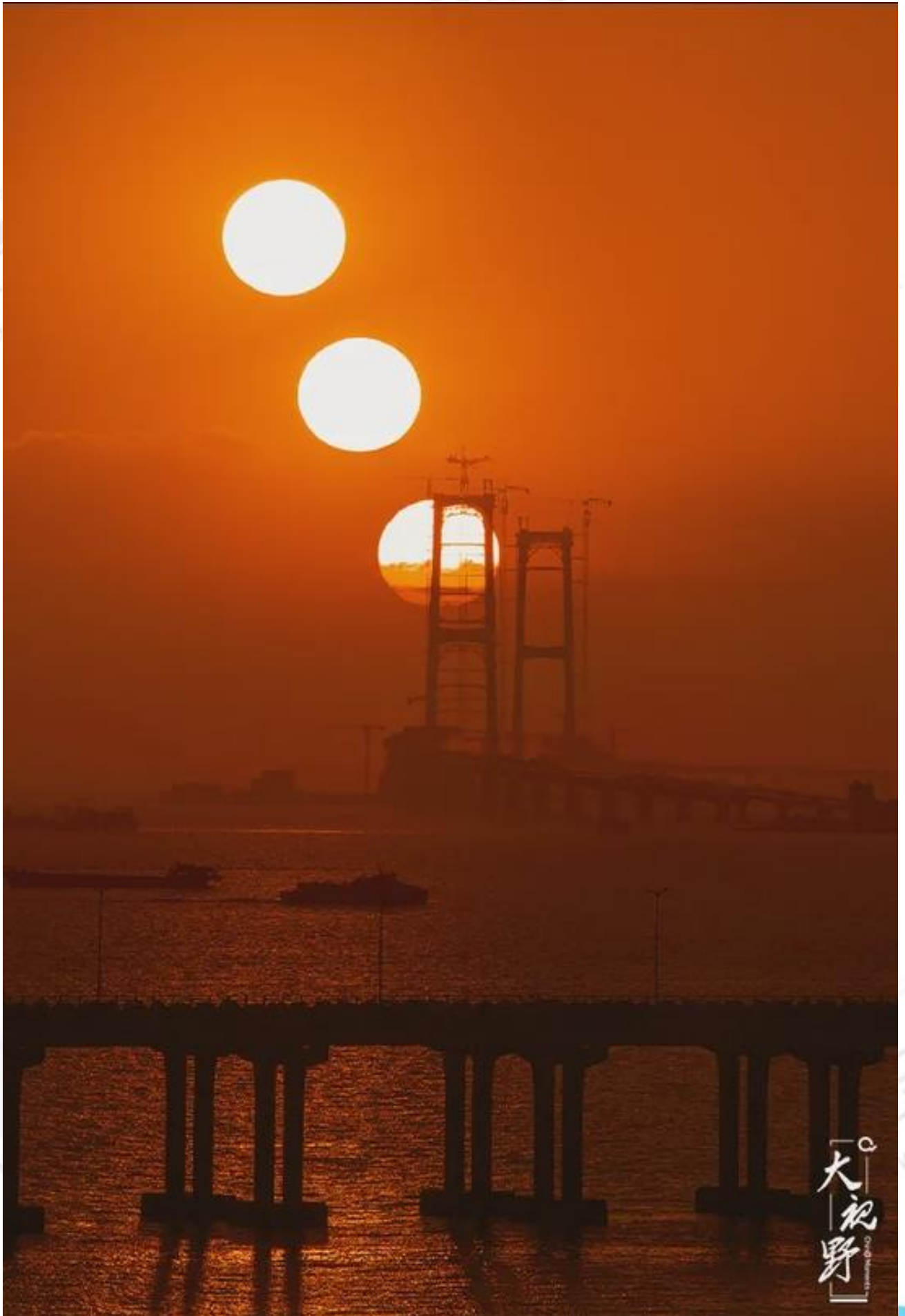
无数人在努力学习, 努力工作, 努力寻找, 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只要我们的社会始终尊重努力的人, 让努力的人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再多艰难险阻, 都可以跨越。

英国作家狄更斯写过《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 也写过《艰难时世》(Hard Times), 两个概念好像距离很远, 但现实中它们往往就是统一体。因为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难, 层次不一样, 但难是永恒存在

的。

要从艰难时世走向远大前程，归根结底，只能靠努力。



大视野
C
Qinghai

如何看待政策中的 Hard?

2021 年在很多行业因为政策因素的变迁中,都能感受到 Hard 的力量,有的还 very hard,市场经济不是放任的经济,需要规则,需要法治化,随着时代变化,在政府-市场-社会的大三角关系中,企业发展的边界也会有所调整,并不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而是政府和社会的给予的边界决定了舞台有多大。

这些道理,做企业的人都明白。大家也越来越清楚,今天是更加强调利益相关方责任的时代,全球都一样,对巨头的无边界扩张都有警惕、质疑和约束。如果把约束力看作 hard,它是普遍存在的,不存在反而不正常。

一家证券公司负责人告诉我,他真心觉得这些年资本市场的硬规则、硬规范和对违法犯罪行为的零容忍和严惩罚,对企业长远发展是好事。

“过去我们到企业,企业总是问收入、利润做到多少就可以上市。为上市,有些收入和利润都是‘做出来’的。而科创板和创业板实行注册制后,上市条件多元化了,科创板给出了五个条件,创业板给出了三个条件,不是唯利润和收入,而是价值导向,比如看你的市值怎样。所以现在企业问我,应该做收入还是做利润?还是别的什么?我很坚定地告诉他,就做企业,增加你的价值,至于上市,什么时候成熟了,水到渠成了,再上。而且科创板、创业板有很具体的指引,比如注册制下创业板的行业定位是‘三创四新’,即企业要符合‘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或者是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科创板、创业

板也都有负面清单，即不支持哪些行业 and 情况的企业申报发行上市。如果企业顺应了这些，就会觉得有希望，反过来，如果违反了国家的期待、规划去逐利，那就觉得很难，企业也难以实现持续增值。”

不过，我在和不少行业交流时，也经常想到一个问题，这些 Hard 中能不能体现更多的 soft，即软力量？

软实力 (soft power) 是 30 年前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一个概念，以区别于硬实力 (hard power)。软实力“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 “一个国家，无论实力多么强大，都不能独断专行。政府的政策不要傲慢，要立足于为他人所仰慕的价值观。” 在《软实力》中文版序言中，他扩大了软实力的主体：无论大国、小国、组织、个人，都可以运用软实力。

前些年，奈还出版过《巧实力》(smart power)， “最有效的领导者实际上是那些根据不同环境以适当比例综合使用软硬权力的人”，这种风格被他称作“巧实力”。

中国的主权经济正在发生 此深刻洞察 却鲜言其具 计法化 归各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1898

